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雜擬下

袁陽源倣白馬篇一首

倣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彦龍倣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歆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

衛率及兇劭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不分義之事倣象也 善曰孫叢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南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良曰遊俠之人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捷貌五陵漢

帝陵豪傑所居 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鰲北眺五陵秦地天下樞

八方湊才賢 向曰樞要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

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荆魏多壯士宛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

洛富少年 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諸周

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蒞支賦曰宛洛少年耶鄆遊士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

權翰曰負恃也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剋頸漢書曰郭

解姁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

夫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 濟曰籍籍諠盛貌關外來也

之衆傾於國鄆 善曰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鄆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

注曰鄆市物邸舍也五侯競書幣群公亟為言 良曰古人相問必為

今云鄆以明市也書幣以贈也郭解將徙茂陵衛將軍言於帝曰解家貧不

堪徙上曰布衣能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也 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



其門咸得權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善曰貧解徙諸公送者千餘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絮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絃死道邊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音先叶韻曲如鉤反封侯善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酈留飲食也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許諾終不生相捐音先協韻也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鵲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濟曰影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兆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日標碑也影與標字同乎堯切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目前向日校日所希企者高而闊也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目前向日校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韓康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然銑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倣古一首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評訊又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濟曰許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占人假而為言也善曰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善曰將軍結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向日結聚也高關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善曰莊子曰車軌結

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關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

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

同鏡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夕

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善

日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勤役未云已壯年徒

為空廼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

我今乃知之也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 擬古二首 五言

劉休玄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



司空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亮裁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向曰眇眇遠也遙遙心不安貌善曰楚詞曰路眇眇之默默廣

雅曰眇眇遠也左氏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銑曰京里傳董謠曰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謂都里也

揮手舉手辭別也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論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

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翰曰流游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善曰曹植曹

仲雍誄曰流塵寒蠶將翔水曲秋免依山基濟曰寒蠶水鳥也言寒蠶水

依水秋免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蠶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蠶水鳥哀猶愛

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良



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  
喪暮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  
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向曰江南  
悲風至對酒不能酬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  
悠我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縐縐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  
心卧唯見此而已善曰陸機為顧彥先淚容不可飾幽鏡  
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縐難復治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  
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曰在桑榆  
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為遠人未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向曰宿謂

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曾闕高闕玉宇以玉飾屋也延  
引也善曰鄭玄詩箋曰曾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  
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  
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  
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  
教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歌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  
山高不可逾越而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  
即君是越斯亦難矣

###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評善本作與亡



言良曰宦學踐歷許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善曰楚辭曰

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

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欽陽曰公久沒離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宮地安識壽陵園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燕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仲秋邊風起孤蓬卷

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從民以奉園陵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善曰郭象莊子

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聖賢良已矣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抱命復何怨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善曰桓範此要論

日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

靈王胡服以習騎射 銑帶佩雙鞬 居象弧揄 楚彫服 銑帶

也土發曰馳騁角逐 銑帶佩雙鞬 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為豹

以氈為帽頭佩帶也 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為豹

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獸肥春草短飛鞬 控越平陸

擊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獸肥春草短飛鞬 控越平陸

翰曰飛鞬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也 善曰魏文帝典

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馬勒鞬孫子曰平陸

平處鞬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



郡有樓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良曰宋景公使弓入造良曰宋景公使弓入造

射之逾於彭城矢有餘勁欲羽於石梁也吳賀與羿北遊有一雀賀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射恨之善曰闕

子曰宋景公使千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

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鼓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餘羽千石梁帝王世紀

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

終身不忘故羿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善射至今稱之

將以分符善本作竹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昔故云翻覆虎字

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善曰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矐望之如蔡漢書儀

曰郡國銅虎符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鏡曰魯客謂魯人也金印也衣

三竹使符五也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禪複具曰襲丹素中衣善曰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衣朱襮毛萇曰冊朱中衣也

荷負也主人謂君也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顧眷也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譙詩曰顧成賢主人臣瓚漢書

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日晏罷朝歸輿善本作馬塞衢路

令尹其餘國稱相也日晏罷朝歸輿善本作馬塞衢路

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本作亦何

懼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光言

我道得之不處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良曰南國鮑

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善曰

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善曰

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伐木清江湄設置

守堯仕兔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置網也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漣漪兮

又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趯趯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韋昭

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年二十也

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兩都之宮也善曰

華嚴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側觀君子

論預見古人風

濟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善曰兩說

窮舌端五車摧筆鋒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

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善曰兩說謂魯連

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園邯鄲魏王使新垣衍

人邯鄲說平原君尊親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

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謂却五十

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

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

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蕭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曰

惠施其書五車道踰駭也

貶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

齊以書與燕將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仲連不受之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

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

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也

晚節從時善本作務乘障遠和我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

乘邊遠撫戎狄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

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

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解佩襲犀渠卷泰奉盧弓佩文

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

服也犀渠甲也泰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弁筆從戎也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一

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濟曰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

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

學劉公幹體一首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

鮑明遠

鮑明遠

八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

善曰范華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龍然王逸曰

連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兩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

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為美當避

豔陽年銑曰茲辰謂冬時前亂代也豔陽春也豔陽桃李喻明君也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豔陽桃李

節皎潔不成妍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

成其美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關高至雲善曰鄴中記曰鄴

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叢叢衆星接之皚皚層閣肅天居馳道直

如髮良曰晉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如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晉重也蔡邕述征賦曰

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繡薨結飛霞

璇題納行月向曰璇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祿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

其光也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築山擬蓬壺穿池柳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間館璇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

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而叩越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叩越二國名其中人善歌故徵之善陳鐘陪夕

讌笙歌待明發善曰楚辭曰陳鍾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叩越四地名

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歌蟻壤漏山阿善本作河字絲淚毀金骨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

身意歡會亦有盈歌蟻虬蟬也壤蟻穴土也漏謂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隈也言大隈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之銷亦

水山阿猶大隈也言大隈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之銷亦



在如絲之淡言積微至著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淡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規之篤者言譏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淡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淡器惡含滿歎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物忌厚生**沒良曰器歎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既厚矣生理滅焉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失何故以其生生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歎美之辭多士謂羣之厚也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宮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善曰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非郭象曰思

求更致  
不了

### 倣古一首五言

范彥龍 鏡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善

日雪千里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濟曰陰山匈奴山名已見上文

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

流繞城下朝驅馳字左賢陣夜薄休屠營良曰驅逐薄故號交河

屠皆戎狄之王號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

屠祭天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金人

逐皆從行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



善騎射垂從大將軍受詔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經銑曰

子壯士為嫖姚校尉也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全死

也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

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

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

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

今天子漢道日休明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

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并序

古別離善本作離別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

彩雜錯之變無窮官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

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寃不其然歟至於

世之諸賢客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

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

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

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

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

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

碧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

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善本序與此同



仍簡略  
更不錄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善

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

還也善曰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

故各自引文而為之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向曰秋露

言時節速變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不惜蕙草

晚所悲道里寒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

空令蕙草殘君行在天涯善本作君安身長別離願一見

顏色不異瓊樹枝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

變樹枝也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兔絲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及水萍所寄終不移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

終不移易善曰爾離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葛與女蘿

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

李都尉從陵良曰此擬携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良曰踟躕徘徊貌善曰蘇武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良曰霰細雨也悠悠清川水嘉魴

得所薦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

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而我在萬里結友善本作不相見銑

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善曰古詩中

有短書願寄雙飛鸞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鸞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善曰桓



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  
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  
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鸞鸞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鸞  
鴈代飛許慎曰鸞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  
書寄之南飛  
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詠扇良曰此  
擬新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齊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興  
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  
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

煙霧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  
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也善曰列仙傳曰

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  
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彩

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向日言  
彩色雖

可用也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

自傷賦曰華嚴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銑曰言君子所  
塵兮玉階苔

涼故零落於中路善曰班婕妤  
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遊宴曹丕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銑曰飛閣高閣  
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

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向曰

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向曰  
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善曰曹

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

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善本作涯字翰曰幽崖深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  
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渌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

隨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為我

吹參差淵魚猶伏洄善本作聽者未云疲齊曰客席之所  
浦字尊也南楚者託



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  
聽者能疲殆乎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  
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鱗也高文一何綺小儒

安足為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

謂曰小儒者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向曰肅肅靜也廣殿  
陰謂日暮也雀鳥之

惣名愁北林將棲之時善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銑曰  
日莊子曰至陰肅肅也

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善曰曹子建名都篇  
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贈曹植儀王桀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恪千金璧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  
儀王桀等恪惜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恪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  
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雙闕指馳道夾宮羅第宅向曰關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  
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

宅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  
文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

第從容水井臺清池映華薄銑曰魏育水井臺下有清池  
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

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涼  
水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初秋也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  
落先榮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  
後落

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褰裳摘明珠徙倚拾  
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蕙若良曰褰裳摘取徙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善曰毛  
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

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牕向曰  
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牕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  
相彫飾而為美麗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

子揚雄解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延陵輕寶劍  
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牕華丹也



李布重然諾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珮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

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善曰延陵已見上漢書曰

李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

有道在葵藿翰曰言處富貴可不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善曰何敬祖贈張

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濟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善本作團圓字霜露色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

霜露一何緊桂善曰言桂露霜

枝生自直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廣雅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銑曰大曰橘小曰

曰緊急也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善

曰橘柚在南國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翰

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恩鄭

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

飾濟曰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免勵自彫飾也善曰古

飾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

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携坐

酌玉樽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良曰微小也言我小

度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王侍中懷德 粲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韓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荆州也

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

既傷蔓草別方知秋

第杜情濟曰蔓草秋杜

詩篇名傷時散於行旅也

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

毛詩曰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靖函復立墟異闕緬縱橫

函谷關及秦所造異闕皆化為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也善曰靖函靖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

征賦曰異闕緬其堙盡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

善曰方言曰揖謂之擢棹與擢同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

善本作莖蟋蟀

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

者蜀蒸在桑野賈逵

鵲貫鵲

在幽草客子淚已零

鵲曰

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鵲也淚已零悲亂也善曰鵲鵲在幽草謂鵲鳴于垤鵲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

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鵲鳴毛詩曰有芄者狐率彼幽草

去鄉二

善本作三字

十載辛遭

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逢也

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

治而天

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服玄纓

侍中之服飾也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繁為侍中故云

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

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

良曰飛蓋車蓋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

向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貌水萍喻無依託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

兮浮萍汎汎兮無根王逸注曰自北蘋隨水浮汎水東下西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

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福履既所綏千載



垂令名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善曰王  
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  
產曰令名  
德之與也

嵇中散言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  
尚之志而橫遭譏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善本作塵良曰言不受師發訓而

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

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向曰宏太倫輩善曰左太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

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食琅玕寶久飲玉池津向曰戰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

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踰高絜也善曰莊子老子歎曰

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稱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

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

寶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之

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處順故無累養德

乃入神蓋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

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

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翰曰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善曰文子曰四方上  
卜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履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  
張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  
羅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  
蔭其身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  
爲老氏守其真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之流無爲  
爲老氏守其真任物自爲守真不枉本性善曰莊子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  
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故云皆得一名者實之賓言名



賓久相為賓主矣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臺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

愁辛 鍾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鍾鼓之聲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飭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鬻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柳

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孫登隱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登為知人也善曰柳下惠已見而征賦孫登已見哲康幽憤詩 寫

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齊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戒也紳大帶也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懷籍 籍

青鳥海上遊鸞 預斯蒿下飛 良曰青鳥海鳥也鸞斯小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入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鵠笑之我史起而飛揜揜枋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己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鸞鵠小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鵠居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向曰沈謂蒿鴨居雅鳥也音豫

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鸞斯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飄飄可終年沈胡濔安是非 銑曰

輕飛貌可終年謂鸞斯也沈濔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

處亦安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

處亦安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

處亦安知其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



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朝雲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飄而下沈淪海上逍遙一也朝雲  
**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  
 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  
 日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隆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精衛銜**  
**木石誰能測幽微** 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  
 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  
 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齊同善注

**張司空情離華**

**秋月映** 善本作 **簾櫳懸光入丹墀** 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  
 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 **佳人撫鳴琴清夜**  
 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向曰惟慢也蘭逕謂夾  
 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 善曰陸機擬占詩曰佳人撫鳴  
 瑟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詞曰

皇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  
 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  
 以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 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  
 飛蟲 陽雜詩曰寒花發延佇整綰綺萬里贈所思 翰曰延頸佇  
 黃采秋草含綠滋 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  
 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又曰欲以 **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濟曰湛露能潤澤於  
 遺所思 **潘黃門哀岳悼婦詩** 謂子不信有如皎日  
 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善曰毛詩曰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子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哀岳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良曰天機奕璣運時之急速忽  
 及素秋 善曰楚詩曰青春矣  
 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 **美人歸重泉悽**  
 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慘無終畢** 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  
 終畢言不極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



窮泉重壤 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翰曰肅清猶寂寞也

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

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肅清

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濟曰弭止也言尋思

日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 撫衿悼寂寞恍然

若有失良曰悼傷也悅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

楚詞注曰悅失意也後漢書曰戴 明月入綺窓髣髴想蕙

質向曰髣髴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如蘭蕙也善曰

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

帝納星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銷憂非萱草

求懷寄善本作夢寐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

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言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夢寐

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求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夢寐

哀求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審寐兮不 我慙北海術爾

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慮於冥冥之外 我慙北海術爾

無帝女靈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善曰

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相

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

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裙為戶所閉

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

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

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

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

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為朝雲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而視之果如其言為之立館

名曰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善曰月方代

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 善曰月方代



序寢興何時平向日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  
典目存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

陸平原官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

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忠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明發眷桑

梓求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

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求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滋音銜怨別西津水涯津

渡口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驅善本作馬遵淮泗且夕

見梁陳良曰遵依也准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

陳詩曰風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官臣良曰服義服

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間  
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

運矯迹入崇賢朱徽咸髦士長纓皆俊人之服髦亦俊也善曰

毛詩曰朱弗斯皇室家君士鄭玄曰弗者諸侯黃朱又曰

弗太古蔽膝之象徽與弗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

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侯又用章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膝也踰越也言  
兒顧過越於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

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日暮聊趨駕逍遙觀洛川齊曰

停車也洛川洛水也善曰陸機答張徂役善本作多拱

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善曰陸機臨清川徂役善本作多拱

木宿草陵寒煙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  
已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遊子  
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暮有宿草而不哭焉

易感慨善本作躑躅還自憐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



哀鄰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願言寄三鳥離。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言寄於三鳥兮，去離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 左記室史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子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至二價三十餘年，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百年信荏苒何為用

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百年如少時。」也言苦心魂。濟曰：荏苒少時也。言

何苦心魂目為淪隱

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百年如少時。」也言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也。」當學衛

霍將建功在河源

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善曰：衛青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

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珪組賢君眄青

紫明主恩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

明經術，經術苟明，其終軍才如達賈，誼位方尊。」

善曰：尊達謂見任用。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除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翰曰：金曰：禪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史，良

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善曰：左思諫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漢書劉向曰：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

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蓋東都門

濟曰：片議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陳廣，踈受也。善曰：張景陽諫史詩曰：「顧念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良曰：顧念其遺才也。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

輔吏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

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不伏泉涌水鶴巢層薨山

雲潤柱礎礎曰鶴水鳥也將陰即鳴晉高也薨屋棟木也礎礎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鶴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薨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有淪

本善字興與春節愁霖貫秋序起春節而達秋不歇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奔興南燮燮涼葉奪戾颶風舉高譚

本善作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

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青茗善本作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青茗善本作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良曰茗草梢也蕤藥也宿楚叢木也言青青茗漸黃蕤成叢

木歎歲月將盡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青茗依空牆又詩

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

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

以慰延佇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

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良曰此擬贈盧諶詩善曰臧

琨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橫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

陽九之災而亂賊橫翔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

遘陽九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

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

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幽州段匹磾所據趙石勒所據

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威武之盛善曰

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



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齊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放疆曰龍靈楚國劉琨詩雖無六日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雖無六奇術與張韓遇良曰陳平有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高也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希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以爲田官善曰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鏡曰晉獻公使荀息傳太子奚齊荀息曰臣請竭其服肱之力加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冒觸險難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荀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

也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甯之度量善曰論語陽虎曰

日月逝矣盧諶贈崔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濟曰濠城池沙漠北

溫詩曰古人非所希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滿

善本作

撫枕懷百慮

良曰

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撫枕百慮言不安卧

虎備曰天子崩哀痛憤懣虎備曰天子崩哀痛憤懣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功名惜未立

玄髮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臣復晉室而髮已白玄髮已改素

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時哉苟有會治亂惟真數

銑曰言太

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苟有會治亂惟真數

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此乎



盧郎中感誌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

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

曰庸常也謂非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

績眷顧成綢繆廼與時髦匹

良曰諶言蒙琨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善

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姻媾久不虧

善本作契

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關生但一已見上文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常慕先達槩

觀古論得失

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善曰槩志節也馮衍顯

志序曰追觀往馬服為趙將疆場亦得清謚

趙奢為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闕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閑與圍而歸趙惠文王

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信陵佩魏印秦

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兵不敢出兵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慨無幄中策徒

慙素絲質向曰慨歎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

遷變故云慙也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惟帷幄史勝千里惟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

其可以黃可以黑羈旅去舊京

善本作羈感遇踰

善本作



琴瑟

銑曰言謠騷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善

如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翰曰梓杞美材也

之戒在無逸裕而已

善曰杞梓已見陸

更以畏友朋濫

吹乖名實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

不欲止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

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宜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

郭弘農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

五色石是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

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

山也海濱即

海中山也

優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貌隱淪謂絕迹

也舉留也精魄魂魄也不去其身則不死善曰江賦曰

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人得道

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也善曰

淮南王

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

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

渴

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隙

名碧玉也水玉仙藥也

善曰江賦曰水夷倚浪以傲睨

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水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

碧潛泥山海經曰耿山多

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日入之處言

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

虛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



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  
千歲楚辭曰出於陽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述雜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

得其性而止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

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寂動苟有

源因謂殤子天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

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

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

狄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

郭子綦曰莫壽于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銑曰涉歷也

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善

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

曰世皆異端喪道道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翰曰扶搖

阜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飛也善曰莊子齊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諸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

飛也翰其中豪俊靜觀尺捶義理足未嘗少言一尺之杖

也廣雅曰矯飛也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

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善曰莊子

曰一尺之捶曰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



山有綺皓

也綺皓領理略要也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

所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愬玄標

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

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

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

也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

翰曰孔子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今

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指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

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入疆求不死則

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善曰莊子仲尼謂顏

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郭象曰夫變

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

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

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

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

納養之中故命續也

而絕明盡生也

聖聖玄思清宵中去機巧

齊曰聖聖勉

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善曰許詢農理詩曰聖聖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

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擔擔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沃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藏於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物我俱忘懷

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

可以狎鷗鳥

良曰昔有人遊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

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

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且而之海上從鷗鳥

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試取

來吾從玩之曰諾明且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

自序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

藥善屬文時人

士皆欽愛之

詢

向曰序謂述



張子闇內機單生敵外像

善本作像字 向曰象法也張

闇內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饑虎所

食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善曰張毅單豹並

已見幽 通賦 一時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

則終始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

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爲樂也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

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

冷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旬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

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

曠然無懷乘 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濟曰弱喪謂少失

之以遊也 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弱喪矣資操也言遺此

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 善曰莊子

白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

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

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惟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

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

不復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

顧世 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隈曲肆恣葩華也閑敞靜廣貌

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

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 茗茗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

征賦曰狀紫極之閑敞 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向曰茗茗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之

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栢也激射也鮮飈絮之風石室

石穴也幽響山響也 善曰櫺窻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

冷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銑

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 善曰

陸機招隱詩曰梳駕從所欲李肅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

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 翰曰

心非外獎小雅曰獎歡也 也極哉歎之也有聖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

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明明也 善

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難一曰喜怒哀五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情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世事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義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興 文仲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良曰萃聚蘊積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

道之真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

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青松挺秀萼惠色出

喬樹銑曰青松喻真性秀美萼花惠媚喬高也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興萼同

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銑曰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

也謂鄙穢左氏傳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翰曰求為仁也叔向拂衣從之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善曰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

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直置忘所宰蕭散得

遺慮濟曰宰主也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良曰衿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下不薄言連郊衢趨

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薄言連郊衢趨

文選卷之二十一



嚮出臺省

向曰嚮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嚮出省而往之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求時菊曜巖

阿雲霞冠秋嶺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見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巖阿山典也嶺山

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室虛也聲類

日悟心解也潘安仁何陽詩曰時菊曜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

萬緒動復歸有靜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

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憫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

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

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

秉齊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善曰毛詩曰曾是是在位韓詩

日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舟壑不可攀

忘懷寄匠郢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

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望塗鼻端使匠石斲之望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

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居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向曰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田之封疆善曰歸去來曰登

東臯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俟濁酒聊自適

銑曰言鉏之芳以酒自樂亦足適散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希自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日暮巾柴車路

闇光已夕翰曰巾飾也柴車麤車也闇夕皆夜也善曰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余隙隙火而歸小子也言還晚望

隙門穴善曰歸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良曰問君謂

去來日稚子候門善曰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良曰問君謂

答也何為辛苦答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善曰莊子但

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但

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

公文伯之母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向曰言我宿素之

紡績不懈善曰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向曰言我宿素之

謝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

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求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山遊 靈運

江海經迴迴山嶠備盈缺銑曰迴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

浦兮途迴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

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晷且遂復經盈缺春秋

元命包日月盈而闕者謂鄉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

尊宋均曰謂還也尊君也

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

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善曰賞心

已見上文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

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碧璋善本長周流金潭恒澄澈濟

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

者下有金沙因名焉善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已

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欄桐林帶

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

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折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

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善曰說文

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汎音血向

今惕韻以為之舌切

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汎深也善曰

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

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

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注曰沈寥曠蕩空虛靜



也 蜀嶠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若

反 銑曰蜀嶠岑崟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沙汭言砂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也 善曰說

文曰蜀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畧曰嶠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

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夜聞狴狴啼朝見鼯鼠逝常列翰曰狴狴

飛狴也逝往也 善曰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南中氣

候暖朱華陵善本作白雪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

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幸遊建德鄉觀奇經

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

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

可以葬焉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

南遊江淮上會 身名竟誰辨善本作圖史終磨滅銑曰辨

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善曰謝且泛

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辨白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

桂水潮映月游海溼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溼 善曰楚

詩曰乘月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翰曰安時處順憂樂

弄潺湲 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

人說莫與 智者論 顏特進宴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齊曰太微星宮名瑤光北斗柄

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 善曰淮南子

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

瞻眺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



九洲是也不得為洲數中國外揆曰黎書史相都麗聞見  
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良曰揆度黎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  
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  
為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列漢構仙宮開天  
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  
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橈停冬霰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  
雪也善曰毛詩傳曰漢  
夫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橈  
青林結冥濛丹巘披善本  
舊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菁山樹之色  
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  
也山雲備鄉霽池卉具靈變銑曰卿霽瑞雲也卉草也靈  
日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  
日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  
日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氣善本作下輦降玄宴清澄亦為陽故  
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善曰楚詞  
日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盜意所

幸下輦成宴尚書曰驚望分寰隧矚目盡都甸濟曰驚望  
玄德外聞玄猶聖也  
望寰域隧鄉隧也矚視也都邑甸郊也善曰寰猶幾也  
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卿六隧舍頓篇曰矚矚視  
之貌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善本作  
也  
蓬瓊弁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節也溢滿  
蓬比也步欄謂長廊也善曰魯靈光殿賦曰中  
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說文曰蓬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  
弁玉纓末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良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  
之服也  
天子之情而顧眄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  
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愉善本作逸公襟懽浮賤向曰測深齊登愉樂懽  
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懽其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  
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匡  
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懽不明也承榮重兼金



善本作榮 巡華過盈瑱他殿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重餽兼金 尺之璧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 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之玉瑱天見切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翰曰晉侯聽輿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慙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惟南子曰手會涿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贈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而拙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汭口名水涯曰汭 善曰謝靈運

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掩薄歡康樂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

別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雪山異隔豈惟 芳塵未歇

席零善本作 涕猶在袂入 停艦望極浦弭棹阻風雪 向曰

芳塵

謂靈運所行處歇上也袂袖也阻風雪言當時也 善曰 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 文曰艦船頭也楚詞曰望澤陽兮極浦謝惠連 風雪既經 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時夜永豈善本作 懷思汎濫北湖游茗 善本作 亭南樓期

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善曰 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 所遲 點翰詠新賞開泰瑩所疑翰曰翰筆也泰書衣也瑩

客 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 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

畏汰若人事亦銷鑠濟曰汰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

質銷鑠以納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子衿怨勿往谷

風銷輕薄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

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 共秉延州信無慙



仲路諾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劍迴挂於壘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善曰

延州信謂靈芝望三秀狐筠情所託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竹

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

也千貧切所託已殷勤祇足攬懷人翰曰攬亂也言託也千貧切

思之志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嘯呼嗽刺外銜

思至海濱濟曰嘯嘯二山名濱涯也善曰孔畢會稽記

道中詩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觀子杏未簡款賜在何辰

海濱廣斥嘯他平切嗽食證切觀子杏未簡款賜在何辰

良曰杏遠傷見睇視也言我觀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善曰子安國尚書曰倬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

所欲也廣雅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向曰雜結也言結日睇見也

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謝運運越嶺溪行及

南樓望所無陳心怡一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

滿江皐銑曰怡憂也羈旅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時也皐江曲也善曰毛詩曰中心怡怡說文曰

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翰曰纜索

爰謝又曰馳驚乎江皐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也

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訓惠連詩曰鬱陶居復

煙景若離遠未響寄瓊瑤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

我木桃報之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養徵善本作徵銑曰此詩被疾徵善本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善曰窈藹深遠之貌社育寂歷百草晦歛吸鷗鷄悲向曰歷歷

歷歷貌晦闇也歛吸猶俄頃鷗鷄鳥名悲鳴也善曰寂歷歷貌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日毛萇詩傳曰晦



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歟吸疾貌楚詞曰鷦鷯嘲晰而悲鳴

月華散前墀鍊藥囑虛幌汎瑟卧遙帷銑曰清陰日也墀塔囑對幌窓也汎

瑟謂撫瑟也遙遠也惟謂山中也善曰前墀已見上文

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畧曰幌以帛萌窓

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玉也與

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黷也善曰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

黃金之膏毛萇詩北渚有帝子蕩漭不可期齊曰北渚謂

傳曰緇黑色也

帝子娥皇女英蕩漭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善曰

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子阮籍詠懷詩曰蕩漭焉可

能也

惘然山中暮懷疴屬此詩良曰惘然失志貌言失

綴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惘然若有所亡楚

詞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杼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淑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

敬祭粉社之道可敬而遠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

敬隆祖廟粉粉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說文曰

玄幽遠也謂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翰曰恭潔謂敬而

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善曰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

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鳳

川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凰蓋也藻文彩也

言鳳蓋散文彩於所行之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登外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雲旂象

乃登鳳皇兮翳華之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漢徙宸網擬星懸良曰旂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星之

懸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旂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

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岵岵以

星朱耀麗寒渚金鏐無映秋山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

所遊之處善曰朱耀以朱漆飾權也蔡羽衛鵲流景綵

邑獨斷曰金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



吹震沈淵

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謂映也流景日也  
絲吹絲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善曰羽衛

員羽侍衛也絲發吹也淮南

子曰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壇

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  
也視都壇之冤屈也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

善本作謠響玉律邑頌被

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新

丹絃翰曰昨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  
善曰沈約宋書曰謂樂金石有有一定之聲

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  
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

律六十韻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  
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舟絃既張八音既平

桂海聲教燭水天

濟曰軫車也薄迫燭照也桂海南極水  
天地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萬

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  
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六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

林之中過乎泱泱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顏篇曰燭  
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日積水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

因以為名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

良曰頒布也上笏謂  
大夫之爵言天子和

積水也澤布及大臣而恩渥扁浹於下席也善曰禮記曰笏諸  
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牧詩曰溫渥及輿隸和惠屬後

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  
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

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善曰尚書中候  
曰天乙在亳東觀平維黃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為黑玉孝

經拘命史曰舜即位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宜

銑曰沫已也言我服  
義已見上文沫亡是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

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  
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謝光祿遊莊

肅舸出郊際徒藥

善本作

返江陰

翰曰肅舸舸也徒藥  
行藥也返止也江陰江

北岸善曰楚詞曰葉舸舸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  
汰王逸曰舸船窓牖也徒藥行藥也說文曰返止也



方藹藹青浦正沈沈濟曰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涼葉照

沙嶼秋榮冒水潯濟曰嶼水中山也秋冒葉黃故云照冒

法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濟曰松橫

生曰架風散則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靜然善本作鏡

繇野四睇亂曾岑濟曰鏡睇皆視也縣遠曾高也岑峯也

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氣清和鴈引露華識後音雲裝信

解蔽煙駕可辭金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後音稱

金印也言見此仙道可解蔽辭榮以從之善曰雲裝雲

衣也蒼頡篇曰絞絞也蔽與絞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

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壑之泉飲

朴子曰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飲華丹壑之泉外國圖

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門甫遊仙詩曰

紫芝列紅敷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銑曰神不滅曰行

丹泉激陽瀆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

鮑參軍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翰曰豪士權勢之人在盈尺之

小人重禮遇之恩光也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

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止多飢寒宋均曰宵猶

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因澤光曜被及者

也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

從軍而去鄉也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

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



霜戎馬粟不煖軍士永為裝向曰不煖猶不煖軍士皆以水為漿也善曰陸機苦寒行

曰渴飲晨上城臯坂磧磧皆羊腸向曰城臯坂名磧磧小堅水漿晨上城臯坂磧磧皆羊腸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臯上林賦曰下磧磧之坂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銑曰寒陰寒雲也龍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善曰夏侯

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息徒稅征駕倚劔臨八荒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佩劔視八荒也善曰嵇

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

曰八荒協鵠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濟曰鵠鵬鳥也玄武今萬國諧鵠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於川梁之下善曰樂緯曰鵠鵬狀似鳳皇身軀戴信嬰仁膺智真義宋均曰身軀賀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

中兮騰蛇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蛇而自糾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

行藏良曰鍛殘也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歲此雪霜暫自傷結堅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

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

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怨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 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銑曰

曰不周風楚客屈原也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久殊

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翰曰泛豔浮光貌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

流光正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非獨

詠也瑤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封以



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濟曰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  
 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  
 日楚王乃登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良曰膏燈也鑪香  
 雲陽之臺童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芳香故  
 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芳香故  
 為席犀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向曰桂水名日千里  
 璩為鎮平生懷抱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  
 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日記微波而通辭鍾會懷上  
 念於典波熟曰記遠

文選卷第三十一 終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

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迷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隴風雲電比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餘同說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

氏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也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脣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朕皇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

考曰伯庸皇美也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壽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攝

提貞于孟陬兮

子良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貞正也惟

庚寅吾以降

向曰庚寅曰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

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皇鑒揆

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皇鑒揆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余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鏡曰皇考揆度肇始錫

我初生之法度皆令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

靈均

韓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逸曰正平也則

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

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敬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濟曰

也內美謂忠貞也脩遠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

絕遠之能

皋

江離與辟芷兮

良曰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

秋蘭以為佩



汨筆余若將不及兮

良曰汨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脩身清絜披香草以為服飾也

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逸曰細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絜乃取

離辟芷以為衣被細索秋蘭以為佩飾博

恐年歲之不吾

與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

又恐年忽過不與

朝搴阰

之木蘭

兮夕擘洲之宿莽

日

搴取也阰山名擘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朝外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

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逸曰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且起外山采木蘭上事大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

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

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日月忽其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忽不久時節改其次序歎人之年

幾易老 逸曰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 惟草木之零

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

於國無成功也 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

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

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度

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

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穢穢之穢讒佞亦為

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攻

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德也

策 逸本作 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向曰騏驥駿馬 乘字 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喻賢人言君能 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逸曰騏驥 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 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昔三后之純粹兮 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固衆芳之所在

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所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桂兮豈維紉逸本作夫蕙蔭昌改翰曰雜非一也申用

桂兮豈維紉

逸本作

夫蕙蔭

昌改翰曰雜非一也申用

任一人而已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

薰也豐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蔭皆香草也以喻賢者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蔭

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也介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濟同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捷徑以窘步

求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曰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

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

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惟夫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爲朋黨苟且爲樂而不知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

輿之敗績

君曰敗績崩懷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懷先王之功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翼者與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逸曰詩曰履帝武敏

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

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濟曰荃香草以喻君齊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



於我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爲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余固知謬謬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良信讒言而疾怒

謬謬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有言之爲已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逸曰謬謬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謬謬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謬謬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爲

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也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逸曰指諱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

讒曰初始成平悔盡也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典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余旣不難夫夫字

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韓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逸曰近日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  
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  
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旣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

百畝 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藝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片逐脩行彌多逸曰滋蒔也二十畝爲畹

樹撞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畦菑莢莢與

葛逸本作  
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良曰五十畝曰畦  
菑蒺藜皆香草也言

積累衆芳自繁飾其德行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芎藭五十畝爲畦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

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  
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  
異枝葉之稜逸本作峻字茂

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向日蓂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異枝  
 葉之盛願待成時刈藏而饗之喻

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埋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  
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顙待天時

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  
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

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

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上見

而是蕪穢不自脩也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

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

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皆競進以貪婪舍力兮憑不厭乎

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求索翰曰憑滿也言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在

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爲求索逸曰競並也愛財曰

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

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

厭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與善本心而嫉妬

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牛嫉妬

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

爲怒量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恕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

清絜使不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急於

得用也

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也逸曰言衆

人所以馳驚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

急務衆急於利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冉冉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

成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用冉冉而行我之衰

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落英銑曰英花也飲香水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絜

以合己之德逸曰墜墜也言已且飲香水之墜露

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苟余情其信姱苦以

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

練要兮長顧呼感乎亦何傷

翰曰苟且姱太練擇也且信

何傷於我顧領不飽貌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顧領不飽貌

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顧領飽而不

飽亦無所

擊木根以結茝兮貫蔞荔之落藥

濟曰擊持根

傷病也

荔香草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

表已之忠信逸曰擊持也貫累也辟荔香草也緣本而



生落墮也。纂實貌。言已施行常。譬木引堅。據持根。矯菌桂。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紉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纚曰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蹇蹇逸本作

無憚已蹇蹇。蹇蹇字吾法夫前脩兮非世時。逸本作俗之所服

向曰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也。言我所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也。言我所

賢固非今昧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言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逸本作生之多艱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

薄之俗而多屯難。逸曰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及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

艱以貶余雖好脩姱。苦以鞿居羈兮蹇朝諝而夕替濟曰

其身也。余雖好脩姱。苦以鞿居羈兮蹇朝諝而夕替濟曰

所銜勒也。諝諫替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讒人

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尋暮廢奔逸曰鞿羈以馬自

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終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

詩云諝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

以為讒人所讒羈而係累矣。故朝既替余以蕙纓兮又

諫蹇蹇於君夕暮而身廢奔也。既替余以蕙纓兮又

申之以攬茝。信之良曰纓佩也言君子以廢棄我若以我佩忠

結束以執貞節。逸曰纓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

自結束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

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

忠信貞累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別悔恨

逸曰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

善也。雖以見過支解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

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

字心。銑曰浩蕩法度壞兒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



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入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之

逸本作善淫

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謔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謔毀之謂我善爲淫亂

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謔謂毀也詠音咏猶謔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

固時俗之工巧兮面規矩而改錯

倉故濟曰面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工巧之人背固謬佞之人巧爲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逸曰

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直良曰周合也言背墨繩之邪佞競合常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士矣逸曰追

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

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

常法身必傾危而後被刑戮

也向曰怵鬱憂思兒悵不安也佞係失志兒言我憂思而

名仕曰係言我所怵怵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

者以不能隨從時俗求容

爲此態也

爲此態也

而固然

衆鳥同群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爲

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

隨從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道而相安

濟曰方木圓木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柄而能

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

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侯良曰

抑案尤過攘除詬詈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誅讒佞清朝延也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

詬詈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

伏清

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向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為直亦固聖人所厚哀也謂武王

伐紂封比干墓者是也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忠以死

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

干之墓表商

悔相道之不察兮

逸本無

延佇乎吾將反

統

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干伏節死

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也

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

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

迴朕

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及已迷誤欲迴路尚未遠明

同姓無相去義逸曰迴旋也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

故欲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濟曰椒丘上

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椒

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進不入以離中以觀聽懷王逐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尤兮退將

逸本有

脩吾初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退

去脩吾初始潔清之服

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芙蓉蓮華也言裁

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逸曰製裁也芰蔭也荷

扶蕖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

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統曰言君不知我我

亦將止然我情實美



以異衆 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  
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芳與澤其雜糅又兮唯昭  
質其猶未虧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  
虧損也 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  
雜也唯獨也 昭明也虧歎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  
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  
有虧失而已 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已  
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  
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  
四遠之外以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良曰繽紛  
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  
之行彌加明潔 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  
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 人生各有所  
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

之道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

雖體解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何

逸本懲 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

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

女嬃 須之

嬋媛兮申申其罵予

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

重詈我也 翰同 逸注 曰絲 本作絃字 嬋媛 胡直以方 本

作亡 身兮終然天乎羽山

逸本無 之野 濟曰此女嬃之言

天絲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絲恨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

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逸曰女嬃

詞也絃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絃嬋音脰恨也  
蚤死曰天言堯使絃治洪水焯恨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  
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 汝何博蹇 逸本作 而好脩兮  
原於絃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紛獨有此姱節

向曰類數諫原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

類數諫原言使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判曰資莢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類言衆人皆體資莢之

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日資莢藟也莢王芻也藟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資又曰然

朝采藟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類

言衆人皆佩資莢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

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

情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

世並舉而好朋友兮夫何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

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

榮獨而不予聽

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

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

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

陳詞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非江南言已行聖人之

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

南言已依聖正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

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

帝異聞秘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

樂自縱而喪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

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

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用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

康也娛樂

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翰曰圖謀

也言太康



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矢尊位家  
於閭巷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  
浮聲故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  
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作五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夫封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  
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  
以佚田獵又固亂流其鮮終兮泥角又貪夫厥家  
相也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爲荒  
淫之行故爲泥其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逸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  
人事信在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擯之詐  
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  
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相逸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而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

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游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  
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  
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夏桀也常違兮乃遂焉而逢

殃  
事皆見於左傳  
欒曰桀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爲湯所  
誅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

殷湯所誅滅焉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逸曰辛殷  
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  
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濟同逸注湯

禹儼嚴字  
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良曰言湯禹周文  
皆嚴肅祗敬論議

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末年  
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  
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三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

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  
舉賢而授能兮循  
逸本作  
脩字  
繩墨

而不頌  
能安天下  
逸曰頌頌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



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  
失故能媛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  
皇天無私阿

方覽民逸本作人字德焉錯上甫逸曰竊愛爲私所祐爲阿錯故車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

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之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爲無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良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也翰曰哲智苟誠下土天下土

也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爲天下之王逸曰  
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士謂天下之所立者

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逸本  
得用事天下而爲萬人之主

字  
之計極  
亡徧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爲邪  
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言視禹湯之興桀紂之  
逸曰

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夫孰非義而可用乎孰非善而可服人臣誰有不義不喜

而可任用者乎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

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貼詹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向曰貼危也言

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爲悔  
逸曰貼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

之上我志所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固前脩以菹醢逸曰量度也正樂終不悔恨

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

之人以獲薶醢龍逢梅曾歔許居歔許穀余鬱悵兮哀朕時之

不當翰曰言累益昏闇之代逸曰曾累也歔歔懼貌也言我累息而

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  
舉賢之時而值蒞醢之日  
擥攬字逸本作茹姑呂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已自傷放在山澤泣下浪浪然霑於衣

襟引忠貞之心掩拭之不以悲故而失義也逸曰茹柔

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跪敷衽以陳辭兮  
奠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鳥計兮溘合埃風余上征

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

昇流榮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

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

之道精舍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

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刺鷖鳳凰別名也山海

經曰鷖身有五采流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

玉蚪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

離時俗遠羣小也良同逸注

至乎懸圃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

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

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

聖王而登欲少留此靈璫果兮日忽忽其將暮

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閣曰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逸曰靈以喻君璫門鏤也文如連璫楚王之省閣也言已

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閣以須政教日又吾令羲和弭節兮

忽去特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

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賢君也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賢人

與已同志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

長不可卒徧吾於上下左右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

扶桑良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冀得延年也淮南言

日出陽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朧明我乃

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之身結我車

轡於扶桑以留日行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幸行不老延年壽相羊向曰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

相羊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木在崑崙崑崙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

游也言已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前望舒使

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臣清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論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驚皇為余先

戒兮雷師告我逸本作以未具翰曰驚皇靈鳥喻仁智之

之士先戒百官以適道而君怠隋告我以裝束未具也

逸曰驚俊鳥也皇唯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

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吾令鳳皇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

求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與逢遇之飄風出其相離兮帥雲電

而來御音迓良曰颶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迎言我將

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逸曰回風曰飄飄

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

使鳳皇來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

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

之紛紛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注向曰紛紛也餘同逸

傳娶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

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

不可知吾令帝閭闕兮倚閭闔而望予鏡曰帝天帝也

已惡讒佞將上御於天帝使閭闔人開天門閭人又倚天門

望而拒我不得入逸曰帝謂天帝也閭主門者閭闔天

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懇天帝使時驩驩其

將疲逸本作兮結幽蘭而延佇翰曰疲極也言時代昏闇

香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逸曰驩驩皆貌罷極也言時

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

有還世溷本濁而不兮兮好蔽美而嫉妬齊曰溷亂蔽隱

意也世溷本濁而不兮兮好蔽美而嫉妬也言時代亂濁

不能分別好惡好惡人美行嫉妬忠良逸曰溷亂也濁

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力風而縹馬良曰白水神泉也閼風仙山也

縹係也言此皆濁亂將濟神泉外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絜清逸曰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

不死閼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絜淨閼風清明言

已脩絜白之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立之無女楚山名女

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磼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

佩磼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絜逸曰溘奄也春宮東

方青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

未衰之時視天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共為政理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

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

妃之所在濟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今雲師豐隆

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纓

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良曰纓佩帶蹇脩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見宓妃解佩帶取

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逸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

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緯呼其難遷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緯緯非庚也言將通忽為非庚而難移

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于盤

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洧盤言遐世之士遠趣清潔逸曰次舍也垂宿為信過



信為次惟南言弱木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消槃水名也禹  
大傳曰消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處妃體好清潔暮所歸  
舍窮石之室朝沐消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遊翰曰康安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逸曰倨簡曰驕侮慢

日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  
傲侮慢目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  
禮兮來違弃而改求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

賢者共同志事君也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弃而更求賢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逸本天作余乃下余乃下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

復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逸曰言我乃復求賢然後乃來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嵩之佚逸女良曰瑤臺玉臺也逸曰偃蹇高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  
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

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  
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  
以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謔佞言我使謔佞之人往聘忠賢謔佞所疾故云不好逸曰鳩惡鳥也明有毒殺人

其性譏賊言我使鳩為媒以末簡狄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巧他巧銑曰雄鳩多聲遊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  
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翰曰言欲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

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馭為媒其心譏賊以善為惡又使雄  
鳩名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風皇既受詒眉兮恐高辛之先我濟曰詒遺也高辛帝譽

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譽先我而得之帝譽喻諸  
國賢君

逸曰高辛譽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  
譽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

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譽以先我得簡狄也  
欲遠進逸本



字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

而逍遙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及少康之

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

去之意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

乘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綰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

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寤

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理弱而媒拙

兮恐導言之不固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

回移媒人弱銑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世時字

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翰曰濁亂也言時代亂濁嫉

逸曰再言時濁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

羣下好蔽中正之土而舉邪惡之人

遠兮招王又不寤濟曰閨中宮門中也

逸曰小門謂

宮殿之中其閨遠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

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

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

逸本無

與此終古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發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終古

居乎復將遠去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

久與此閨亂之君終索華所瓊茅以筵

進專

余占之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結草析

竹卜曰筭靈氣古之善占者言取草筭命靈氣使

卜占去住之理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氣占明占吉凶者

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銑曰曰者靈氣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

慕已之德者

逸曰靈氣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去之也 思九州之博大方豈唯是其有女九翰曰靈氛言天下

豈獨是楚國有君臣可止乎逸曰言我曰勉遠逝而無

狐逸本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平故宇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

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世逸本作幽昧以眩曜兮孰云

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

用已乎是難去民逸本作好去惡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其獨異向曰好愛惡憎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

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戶服父以盈要平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鏡曰言楚國家門此戶皆服艾草滿於腰帶謂

也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

以爲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

憎遠忠直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池美之能當覽日

而不近也瑾玉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藏

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逸曰察視也

瑾美玉也相玉書言瑾大六寸其曜自曜照言時人無能

識藏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尚知玉之美惡乎

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蘇糞壤以充悖暉兮

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謂申椒其不芳濟曰此喻近邪佞遠忠貞逸曰蕪取也

糞上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欲從靈氣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言已欲從靈氣勸去之占則心中狐

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向曰糈

以享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

凶也逸曰巫咸占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



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百神翳其備降

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兮九疑續其並迎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

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已之志逸曰續

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

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言逸曰皇皇天也

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日勉外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濟曰曰巫咸辭也

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疆土求明君下訪賢臣

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其為治此巫咸之言逸同濟注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逸本作繇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

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

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同逸注苟

中情其好脩兮又逸本無何必用夫行媒向曰苟且也媒

向曰苟且也媒

中曰行媒論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惑神

明賢君自舉用之不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統

必須左右薦達之

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傳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

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之不疑逸

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

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

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

為公道用大興焉殷高宗

舉韓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

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逸曰呂太公

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

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

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逸曰寧戚衛人該備也寧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

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

舉用為卿備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逸本作未央

佐也濟同逸注

其字



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德化然時未盡異同三賢之遭遇也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異及年未晏  
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鷦弟**

**鷦之先鳴兮使夫**  
夫字  
**百草**  
逸本有  
**之不芳**  
鷦鳥名

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鳥使草木不芳香也踰譏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逸曰鷦鷯一名買鷽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鷽鷽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譏言先使忠直之士披罪過也  
**何瓊**

**珮之偃蹇兮眾夢**  
愛  
**然而蔽之**  
鏡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

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眾盛而蔽之  
**逸曰偃蹇眾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眾人夢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拚之**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

向忠信之行恐嫉妬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向忠信之行恐如我正直欲必挫折而敗也**

**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濟曰續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住也

逸曰言時俗濁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

**茅**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逸曰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

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  
**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何昔日之芳草**

**兮今直為此**  
蕭字  
**艾**  
逸本有也字向曰昔芳草今為艾者言明智之士皆伴愚也  
逸曰言

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  
**已以言往曰明智之士今皆伴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

**之害也**  
銑曰言明智之士伴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

者以上不好用忠正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翰

蘭懷王弟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

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  
**委厥美以**

**從俗兮苟得列**  
逸本作  
**乎眾芳**  
齊曰言子蘭棄其美質隨俗諂佞可且列於眾賢之



位也逸曰委棄也言子蘭弄其美質正直之性椒專倭

隨從諂倭荀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以慢諂刀兮殺殺又欲充其佩悼倭音揮良曰言子椒專

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爲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

妄充佩帶而無芬芳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

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悼盛香之囊

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慶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

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于進而務入又

何芳之能祇向曰于求也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

也祇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固時俗之流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流

從逸本作今又孰能無變化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

乎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覽

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椒蘭其若茲又况揭車與江離若此而况衆賢而不從

俗以自容身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惟茲佩之可

此豈况朝廷衆臣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

貴兮委厥美而歷茲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而不遇明君

其至美而逢此咎也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

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

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芳逸本作芬至今猶未沫良曰

虧損沫已也言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猶未

已也逸曰虧歇也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歎勸歇至

今尚未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攸同志人

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及余節之方壯兮同

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

流觀乎上下鏡曰言脩飾及成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

下謂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

臣也告我遠去告我令選擇吉辰良曰將行訪賢君也逸

折

日言靈氣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

折



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靡以為糗音張濟曰羞脯精搗玉屑以為糗取其清絜而延壽

行折取瓊枝以代脯脂搗玉屑以為糗取其清絜而延壽

以爲脯脂精鑿玉屑以為儲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

車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象牙也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

明知之獸載象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

遠逝以自疏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君與已殊志故將遠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邇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帀流行以求

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揚逸本有雲霓之旒謁兮鳴

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志字雲霓之旒謁兮鳴

玉鸞之啾啾旗蔽曰揚舉也雲霓也畫之於旌旗旒謁旌

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逸曰揚披也旒謁蓊鬱陰

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

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曰所入

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

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紛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良曰言我行順

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逸曰翼翼敬也旂旗也畫

龍蛇為旂翼翼和貌止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

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與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逸曰流

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遵赤水而容

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銑曰麾招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

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度



言能感神歎聖帝相接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  
使少皞渡我動輿神歎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  
待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  
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逸曰艱難也騰  
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奔騰  
車能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周  
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  
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  
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率不與  
已同志也也余車逸本有千乘兮齊玉軌而並馳良曰  
濟同逸注也乘車也軟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逸曰  
也陳也馱轄也言乃也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  
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若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  
龍之婉婉阮於兮載雲旗之逶迤逸本作委移字向曰八

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載雲爲旗也婉婉美貌  
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歎其狀婉婉又載雲  
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  
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  
兮神高馳之邈邈統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  
邈邈遠見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奏九歌而舞韶  
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兮聊假日以愉樂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名言我之  
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愉樂而已逸曰九歌九德之歌  
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蕭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  
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陟外皇之赫戲  
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  
平兮忽臨睨計五夫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  
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外天庭據光耀不足僕夫悲余馬  
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濟同逸注  
懷兮蜷局奇局逸本有而不行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  
貌言我外天下見楚國御者



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夫故辭  
義自明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  
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  
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  
義自亂曰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云或留文采紛華然後  
明也亂曰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云或留文采紛華然後  
結括一言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向曰  
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向曰  
絕望之辭也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逸曰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  
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既莫足與  
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  
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  
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說同逸注

### 九歌四首

居平

說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

志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

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穠將愉

兮上皇

向曰太一皇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酖東帝故云

東皇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穠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

以宴樂撫長劍兮玉珥

璆鏘鳴兮琳琅

蕭曰玉珥劍鐔也璆鏘琅皆玉

名以之爲佩鏘然而鳴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琅琅皆美玉名也鏘

璆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



有節 度 瑶席兮玉璫 鎮 盍將把兮瓊芳 齊曰言已脩絜以瑤為席美玉為瑱靈巫

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美絜也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絜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

把玉枝以為香 蕙肴烝兮蘭藉夜奠桂酒兮椒漿 良曰以肉以蘭藉飯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

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

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抱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陳

竽瑟兮浩倡 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

作樂以極其情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

慶親舉抱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

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向

非非香氣也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蹇貌也姣好也服飾也非非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

蹇而舞芬芳非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翰曰紛盛非盈滿堂室也

難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言脩絜酒食極陳

鼓樂神常歡欣而降之福目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

放奔以至危苦也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

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

盛美神以歡欣狀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

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敬其祀而惠

降以祉自傷獲行忠誠以事於君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

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

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絜又飾若英也

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

師屏翳也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

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



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  
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  
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  
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蹇  
將憺徒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鏡曰蹇辭也憺安也壽宮  
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  
光明乃與日月齊也逸曰壽宮世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  
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  
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  
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  
言齊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  
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  
往來迅疾貌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  
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  
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靈皇皇兮既  
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翱也靈皇皇兮既  
降焱遙遠舉兮雲中翰曰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降饗食  
食焱然遠舉復還其居 逸曰靈謂  
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  
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

飽焱然遠舉  
復還其居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濟曰窮極也  
言神所居高

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冀州堯所都也  
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  
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  
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  
也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逸本作懔懔字 良曰  
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  
忡忡憂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  
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逸曰君謂雲神懔懔憂心貌也屈  
原見雲一動千里同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志已  
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懔懔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鏡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  
豫也蹇詒辭也言神樂其

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  
有嶮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  
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



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  
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及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  
湘夫人也所留美要眇兮宜脩浦賴吾乘兮桂舟要眇  
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我復乘桂舟以  
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  
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  
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  
而行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翰曰願神使波定流而  
名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望夫君兮未  
歸字來吹參差兮誰思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  
思神之甚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駕飛龍  
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兮北征邇邇兮道兮洞庭良曰征行邇轉也原思既畢念  
洞庭湖上而直歸也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  
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邇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

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薛薄荔麗拍兮蕙綢采逸  
湖之側委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薛閉荔麗拍兮蕙綢采逸

作承荃全橈遙兮蘭旗逸本一作旌字鏡曰薛荔蕙荃蘭  
字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

清有如此也逸曰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網縛束也詩  
曰網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

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旆  
動以香潔望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向曰澤陽浦

自脩飾也望澤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接於楚都極  
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

感悟復命我也逸曰澤陽者江旂名也近附郢極遠也  
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轉舟上望江海

之遠浦附郢之旂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  
寵懷王使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翰曰極已

還已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也女謂屈  
平姱女類也嬋媛牽引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類牽引時

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逸曰極已  
也女謂女類也屈原姱女嬋媛猶牽引也已言遠揚精誠

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類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



毒欲使屈原改易行隨風俗也

橫流涕兮潺湲連仕隱思君兮爲元徘徊弗符

良曰潺湲  
彌思君子

貌俳陋也。感女頽之言泣橫流。隱伏側陋。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頽之言亦欲變。

節而意不  
也言已雖

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排陋桂  
放乘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

櫨芳蘭棧

斲角丁永兮積雪斲曰擢揖也拽舩傍板也桂

舟值大盛  
不得前也

舉其楫棹斲斲冰凍紛如積雪徒爲勤苦而  
逸曰斲斲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骨節

斫冰凍紛  
積雪言已

苦如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向曰薜荔  
香草也生

於陸芙蓉  
猶入永池

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笑，空國無遠。

理奪取也  
於君其志

逸曰搦手版也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  
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豕木而采芙蓉

可得

同考媒勞恩不甚考輕絕翰曰爲婚姻者其

勞苦恩情  
焉逸曰言

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  
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FILE

六十八 勇於而無巧也

八

---

原自喻行

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

恩不甚篤

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

義不仁  
而流仰觀

龍翻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逸曰

見飛龍翩翩

視川水見石瀨淺疾流而下將有所登自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

告我逸本

終無所登至也

爲閑爾疾

君初欲與己爲治後遂相背焉逸曰交友

也忠厚也  
雖獲罪過

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  
敢怨恨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朝

其爲治後

又耳節比者銑曰朝喻盛也夕喻衰也喻

及衰謝之日

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驚疾行也澤

野曰臯弭  
已願及朝

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

淫也夕以

襄言日久將暮已已襄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野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

為伍捐余玦

史

兮江中遺余珮兮澧

禮

浦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

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與君命已猶可以用也逸曰玦玉離也珮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采芳洲

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之

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

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真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

兮容與

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

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

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

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

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設命水中屈原自

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娵娵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娵娵鳥也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翰曰娵娵秋風搖木貌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奔逐逸曰秋風疾

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白蘋煩兮白蘋字騁

望與佳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良曰蘋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

張帷帳與夫人之神來此散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片尊者



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鳥脩設祭具久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萃兮蘋中晉何為兮木上

木上今在水中之蘋水草也鳥當集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晉當在水中之蘋水草也晉魚網也

願不得失沉有芷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蘭皆香

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

人也重以卑辭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

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

潺湲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俱觀流水潺湲

望之俱見水

流潺湲也麋何食為字

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延中蛟當在深泉今在

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齋際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皋澨

於湖澤之間逸曰濟渡也

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與聞夫人召我將

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與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

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

築室

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

勢以清絮託附於神而居也

逸曰思原因

全壁兮紫

壇播芳椒兮成堂

物飾屋壁壇堂也

逸曰以荃草飾室

壁累紫具為壇

桂棟兮蘭橈

老

辛夷楣

眉

兮葍

烏

房

桂香

水蘭辛夷葍香草也

檠檠也

又

以馨香為房之

飾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

以木蘭為檠

辛夷香草以作戶



捐葯白芷出房室也罔辟荔兮為帷擗音蓮蓮逸本作擗音蓮兮既張日

擗屋聯也薛荔蔓草罔結以為帷帳擗折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逸曰罔結也結薛荔為帷帳擗折也

折蕙履擗屋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逸本無以為芳良曰以玉

石蘭香草疏布其芬氣逸曰以芷葦之逸本無兮荷屋

繚了之兮以字杜蘅銑曰芷杜蘅皆香草繚縛束也

縛杜蘅置於水中逸曰葦蓋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

蕪門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庶屋也言又以

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蕪也

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兮以九疑疑今並迎去靈之來

兮如雲翰曰衆纘紛如雲也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纘

然來迎二女則百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裸裸兮澧浦良曰

也裸禮簪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

無所用也故弃遺之逸曰袂衣袖也裸簪襦也屈原設

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寧汀洲兮杜

若將以遺兮遠者濟曰攀取也汀平也杜若以喻誠信遠

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時不可兮驟

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

得聊逍遙兮容與銑曰驟數也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

文選卷第三十二 終





上海圖書館藏

前



所  
圖  
書

東  
洋  
文  
化  
研  
究  
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